

阳台上的男子

The Man On The Balcony

—— 瑞典文学大师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 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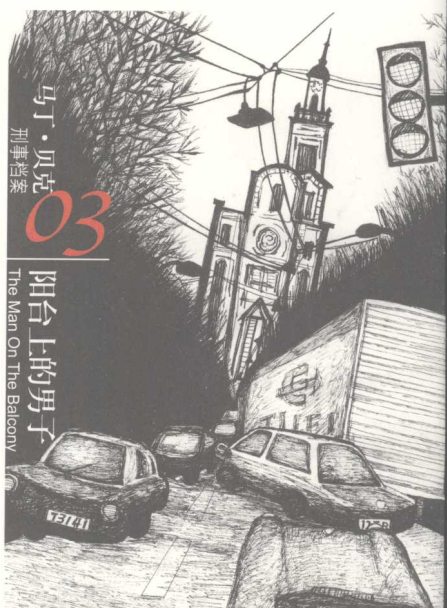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一个女童敢上街游玩，没有一个行人敢独自穿过幽暗的公园

【午夜文库·大师系列】之三

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

入选理由

- ◆ 侦探小说界最高荣誉“爱伦·坡奖”获得者
- ◆ 与电影导演伯格曼、网球巨星博格并称“瑞典国宝”
- ◆ 侦探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夫妻档作家
- ◆ “马丁·贝克刑事档案”系列被公认为侦探小说史上“最佳警察探案小说”
- ◆ 《大笑的警察》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“百部最佳推理小说”
- ◆ 《罗丝安娜》入选 H.R.F. Keating 评定的“百部最佳侦探小说”



阳台上的男子

The Man On The Balcony

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
许琼莹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6-67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台上的男子 / (瑞典) 舍瓦尔, (瑞典) 瓦勒著; 许琼莹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 2
(马丁·贝克系列)

ISBN 978-7-80225-242-4

I. 阳… II. ①舍…②瓦…③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7228 号

The Man On The Balcony

Copyright © Maj Sjöwall & Per Wahlöö 1967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Norstedts Förlag, Stockholm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5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• 本書由遠流集團授權出版, 限在大陸地區發行



阳台上的男子

[瑞典] 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; 许琼莹 译

责任编辑: 于彦琳

装帧设计: 艾莉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65270477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张: 8

版次: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5-242-4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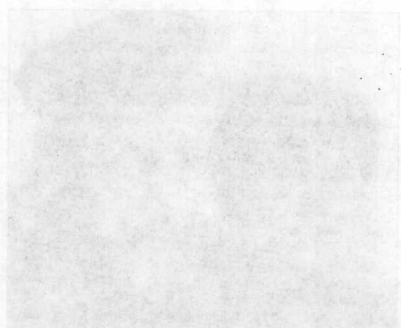
马伊·舍瓦尔 Maj Sjöwall(1935-)

佩尔·瓦勒 Per Wahlöö(1926-1975)

著名瑞典侦探小说作家。这对夫妇共同创作了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。两人从一九六五年开始，每年出版一部以警探马丁·贝克为主角的小说。他们有意识地逐年参照社会环境的变迁，以及人心世情的转换。直到一九七五年瓦勒去世，夫妇俩共创作了十部小说。

舍瓦尔与瓦勒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他们决定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反思：“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解剖刀，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和弊病。”

这套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，被称为史上最佳“警察探案小说”之一，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不朽经典，英国推理界权威H.R.F.基廷甚至作出“人生尽在其中”的高度评价。此外，这套书也是瑞典侦探小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，而且深获欧美侦探小说界推崇，并在销量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作品。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风格独树一帜，对侦探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。



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 作品年表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1965 | 《罗丝安娜》 |
| 1966 | 《蒸发》 |
| 1967 | 《阳台上的男子》 |
| 1968 | 《大笑的警察》 |
| 1969 | 《失踪的消防车》 |
| 1970 | 《萨伏大饭店》 |
| 1971 | 《坏坯子》 |
| 1972 | 《上锁的房间》 |
| 1973 | 《弑警犯》 |
| 1974 | 《恐怖分子》 |

1

二点四十五分，太阳升起了。

街上的车声和昨晚欢宴迟归的人声，早在一个半钟头前就逐渐销声匿迹。打扫街道的机械车已经开走了，柏油路上留下斑驳的湿漉漉的条纹。一辆救护车一路鸣着警笛，在又长又直的街道上飞驰。一辆镶有白色挡泥板、车顶装着无线电天线、旁边漆有“警察”两个白色大字的黑色汽车，无声无息地缓缓驶过。五分钟以后，传来有人用戴手套的拳头敲破商店橱窗的碎玻璃声，然后是逃跑的脚步声，尔后是一辆车急速驶进巷子的声音。

阳台上的男子观看了这一切。那座阳台很平常，管状的铁栏杆，侧面则是波纹形金属条。他靠栏杆站着，嘴里叼着的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形成一个暗红小点儿。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，

他就取下香烟，小心翼翼地把烟蒂——剩下几乎不到三分之一英寸长——从木制的烟嘴中抽出来，然后把它和其他烟蒂放在一起。花园小桌上的一只小盘子里已经有十只烟蒂，沿着盘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。

此时四下无声，和任何大城市的任何一个温和的初夏夜一样安静。距离送早报的女人推着婴儿车改装的手推车出现，以及办公室清洁工上班，还有数小时之隔。

灰色的黎明阴影缓缓消散。第一道曙光迟疑地探向那些五层或六层高的公寓楼，在街对面屋顶的电视天线和圆形烟囱上投下影子。然后，阳光直接落在金属屋顶上，很快地往下滑，悄悄攀上灰泥砖墙的屋檐。墙上一排排无人的窗户，多半都被拉拢的窗帘或垂下的百叶窗遮掩着。

阳台上的男子探出身子往街上张望。那条街是南北向的，又长又直。他放眼望去，大约可以浏览两千多码的距离。这里曾经是一条大街道、该市傲人的繁华之地，然而四十年前初建的风华已逝。那条街几乎和阳台上的男子同龄。

眯起眼睛，他可以看出远方有个孤零零的身影。可能是警察。他走进屋内，数小时以来他是第一次进入室内。他穿过客厅，走进厨房。此刻天色大亮，没有必要打开电灯。事实上，即使在冬天，他也极少用灯。他打开橱柜，取出一把咖啡瓷壶，然后量了一杯半的水和两匙粗研的咖啡粉。他把咖啡壶放上炉子，擦一根火柴点着煤气灶。用手指尖碰碰火柴棒，确定火已经熄了以后，他打开水槽底下的柜子门，把熄灭的火柴丢进垃圾袋。他站在炉边等到咖啡滚起来，然后关掉煤气灶，利用等

候咖啡渣沉淀的时间去卫生间小便。为了避免吵到邻居，他用完马桶并没有冲水。回到厨房以后，他小心地把咖啡倒进一只杯子，从水槽上用了一半的糖包里倒了一块方糖，再从抽屉里取出一把茶匙。然后，他带着咖啡杯回到阳台，把杯子放在上釉的木桌子上，在折叠椅上坐下来。太阳已经爬得相当高，把街对面一些建筑物的门面，甚至两栋比较矮的公寓，都照得十分明亮。他从长裤口袋里拿出一个镍皮烟盒，把烟蒂一个个捻碎，让烟草灰从指间掉进那只圆形的金属盒子里，然后把烟蒂的小纸片捏成豌豆大小的小圆球，再放回缺口累累的小盘子里。他搅一搅咖啡，慢慢地喝。远处又传来鸣笛的声音。他站起来张望救护车，鸣笛声由小变大，渐渐又由大变小。一分钟以后，救护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白色长方体，在街道北面的尽头转了一个弯，消失了踪影。重新在折叠椅上坐下后，他茫然地搅动已凉的咖啡。他几乎不动地坐着，聆听城市在他周围缓慢地苏醒过来。

阳台上的男子身高中等，体格适中；他长相平凡，穿着一件白衬衫，没打领带，长裤是棕色的华达呢布料，没有熨过，灰色的袜子和黑色的皮鞋；他的头发稀薄，往后梳，鼻子很大，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。

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，早上六点半。这座城市是斯德哥尔摩。

阳台上的男子并没觉察到有人在观察他，他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。他想，过一会儿再给自己煮点儿麦片粥。

街道活泼起来。车流越来越密集，每一次十字路口上的交

通信号转成红灯，等候的车队就更长。一辆糕饼店的货车对一辆单车生气地按喇叭，因为后者轻率地突然冲进大街。跟在后面的两辆车传来紧急刹车的嘎吱声。

男子站起来，把两臂靠在阳台栏杆上往下张望。骑车的家伙焦躁地把车子摇摇晃晃骑向人行道，假装没听到货车司机对他的高声叫骂。

人行道上，几个行人匆匆走过。阳台底下的加油站旁，有两个穿着凉爽夏装的女人站在那儿聊天，更远一点儿，有一个男人正在遛狗。他不耐烦地被狗拉着走，而那条腊肠狗似乎毫不以为然，绕着一棵树干频频嗅着。

阳台上的男子挺直了身体，捋了一下稀薄的头发，然后双手插进口袋里，这时是七点四十分，太阳高高挂在天上。他抬头看天空，一架喷气式飞机正沿着蓝天画出一道白线。然后他垂下眼睛看街道，有一位穿着一件浅蓝色外套的白发老太太，正站在街对面那家糕饼店的外面。她在手提包里翻找了好久，才拿出一把钥匙开门。他看着她拿出钥匙，插进门里的钥匙孔，然后在身后关上门。门框后面有一幅白色下垂的窗帘，上面写着“休息中”。

同时，糕饼店隔壁那栋公寓的入口大门打开来，一个小女孩儿跑出来站在太阳底下。阳台上的男子后退一步，把双手抽出口袋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他的视线紧跟着下面街道上的那个小女孩儿。

她看起来大约八九岁，拿着一个红格子背包。她穿着蓝短裙、条纹T恤和一件袖子太短的红夹克。脚上那双黑色的木底

凉鞋，使她原本就瘦长的双腿看起来更细长。她转向大门左边，垂着头慢慢地沿着街道走。

阳台上的男子用眼睛追随着她。等走了大约二十码，她停下了脚步，把一只手抬到胸前，就这样在原地站了一会儿。然后她打开背包，一边在里头翻找，一边转身往回走。她背包也没盖好就拔脚狂奔，冲回公寓。

阳台上的男子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注视大门在女孩儿身后关上。几分钟后，大门又打开，小姑娘又出来了。此时她的背包已经盖好，脚步更急。她浅色的头发绑成一束马尾，在背后晃来晃去。走到街角时，她转了个弯，不见了踪影。

时间是七点五十七分。男子转身走回屋里，进了厨房。他喝了一杯水，把玻璃杯冲干净，放在碗架上，然后又回到阳台。

他坐在折叠椅上，把左臂放在栏杆上。他点起一根香烟，然后边吸着烟边观望街道。

2

墙上那只电子钟的时间是十点五十五分，至于日期，根据贡瓦尔·拉尔森桌上的日历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星期五。

马丁·贝克只是碰巧路过。他刚刚走进来，把一个箱子放在门口的地板上。他打了声招呼，把帽子放在档案柜旁的玻璃瓶边，从托盘上取了一只玻璃杯倒满水，靠着档案柜站着准备喝水。桌子后面那个男人没好气地瞪着他说：

“他们把你也派到这里了？我们又做错什么事了？”

马丁·贝克喝了一口水。

“据我所知，没有。不要担心，我只是来找梅兰德，我请他帮我办点儿事。他人呢？”

“老毛病，在厕所里。”

梅兰德爱待在厕所里的怪毛病已经是老掉牙的笑话了，但

就算这笑话背后有丝毫的真实性，马丁·贝克仍不知为何感到有点儿不快。

无论如何，他通常都把不快深藏不露。他平静地看了桌后那人一眼，目光中带着询问，然后说：

“你在烦什么？”

“还用说吗？当然是那些抢劫案啦。昨天晚上又一桩，在瓦纳迪斯公园。”

“我听说了。”

“一个退休的家伙带他的狗出门。脑袋后面被打了一棍。皮夹子里有一百四十元。脑震荡，还在医院里，什么也没听到，什么也没看到。”

马丁·贝克沉默不语。

“这已经是两个星期以来的第八次了。那个家伙迟早会杀死人。”

马丁·贝克把水喝光，放下玻璃杯。

“如果没人及早把他抓住的话。”贡瓦尔·拉尔森说。

“你是指谁把他抓住？”

“警察啊，我的天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案发前十分钟，第九区的巡警才刚去过那儿。”

“案发时呢？他们当时在哪里？”

“在局里喝咖啡。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如果瓦纳迪斯公园里的每个树丛后都躲了一名警察，那么案子就会发生在瓦萨公园；如果瓦纳迪斯公园和瓦萨公园的每个树丛里都躲了一名警察，那么他就会在理尔贞斯树林出现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那里的每个树丛里也都躲了一名警察呢？”

“那么示威的群众就会冲击美国贸易中心，放火烧美国大使馆。这不是在开玩笑。”贡瓦尔·拉尔森气哼哼地加上一句。

马丁·贝克直视着他说：

“我没在开玩笑，我只是好奇。”

“这个家伙很内行，他简直就像有雷达一样。他攻击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警察在附近。”

马丁·贝克用拇指和食指捏捏鼻梁。

“派……”

拉尔森立刻插嘴说：“派？派谁？派什么？警犬车不成？然后让那些该死的狗把巡警撕成碎片？再说，昨天那个受害人就有一只狗。结果对他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是哪种狗？”

“我他妈的怎么知道？我该去盘问那只狗不成？还是把那只狗抓到这里来，把它送进厕所里让梅兰德盘问它？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说这话的时候一脸正色。他用拳头敲着桌面，继续说：

“一个精神病到各个公园埋伏，敲群众的头抢劫，你竟然来这里谈什么狗！”

“事实上不是我起头的……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又一次打断他。

“总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伙内行得很。他只找没有自卫能力的老人和女人，而且总是从后面攻击。上礼拜有个人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‘他像头豹子似的从树丛里跃出来’。”

“只有一个办法。”马丁·贝克用掺了蜜的声音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亲自出马，假扮成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老人。”

桌后那个人转头瞪着他。贡瓦尔·拉尔森身高六英尺三英尺，体重二百一十六磅。他有重量级拳击手的肩膀，巨大的手臂上长满了杂草似的金色汗毛。他的头发淡金，都梳到脑后，有一对经常充满不悦的湛蓝色眼睛。科尔贝里常常用以下的形容来总结对他的描述：“带有一脸飞车党人的凶相。”

此刻，那对蓝眼珠正用比平时还要不快的神色盯着马丁·贝克。

马丁·贝克耸耸肩说：

“不说笑了……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立刻打断他。

“不说笑？我看得出来这种事有什么好笑。我正在这儿被这辈子里碰到的最严重的连续抢劫案搞得焦头烂额，而你却进来谈天说地、胡言乱语。”

马丁·贝克知道，这个人正在无意识地做一件很少有人能办到的事：用话激他，把他激怒到发脾气。虽然对这点心知肚明，但他仍忍不住把靠在档案柜上的手臂一挥，说道：

“够了！”

幸好这时候，梅兰德从隔壁走进来。他没穿外套，只穿着衬衫，嘴里叼着一只烟斗，手中抱着一本打开的电话簿。

“嗨。”他说。

“嗨。”马丁·贝克说。

“你一挂断电话，我就想起了那个名字，”梅兰德说，“叫阿尔维德·拉尔森。我也在电话簿里查到了。但是打电话去没用。他四月份死了，脑溢血。可是一直到最后还在干那一行，在南边开一家买卖旧货的店，现在已经关门了。”

马丁·贝克接过电话簿看了看，点点头。梅兰德从长裤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，仔细地点着烟斗。马丁·贝克往里走了两步，把电话簿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又回到档案柜那儿。

“在忙什么，你们两个？”贡瓦尔·拉尔森一脸狐疑地问。

“没事，”梅兰德说，“马丁想不起来我们十二年前办过的某个案件中的人名。”

“你们破案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梅兰德说。

“可是你记得名字？”

“对。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把电话簿拉过来，翻了翻之后说：

“你他妈的怎么有办法记得一个姓拉尔森的人，而且还记了十二年？”

“这挺容易的。”梅兰德轻描淡写地回道。

电话铃声响了起来。

“第一分局，我是值勤警官。抱歉，女士，你说什么……什么？问我是不是警察？我是第一分局的值勤警官拉尔森侦查员。你的名字是……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从胸袋抽出一枝圆珠笔，草草地写了一个字。然后把笔举在半空中。

“我能帮你什么忙吗……抱歉，我没听懂……呃？一个什么……一只猫？有一只猫在阳台上？哦，一个男人啊……有一个男人站在你的阳台上？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把电话簿推到一旁，拿来一本备忘录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。

“是，原来如此。你说他长什么样子？是，我在听。头发稀薄，往后梳。大鼻子。嗯哼。白衬衫。中等身高。嗯……棕色长裤，没扣扣子。什么？哦，是衬衫没扣扣子。灰蓝色的眼睛……等一下，女士。我们先搞清楚。你是说，他是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？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看看梅兰德，又看看马丁·贝克，然后耸了耸肩。他继续听电话，同时用圆珠笔挖耳朵。

“抱歉，女士，你说这个男人是站在他自己家的阳台上？他曾经对你动手动脚吗……哦……他没有……什么，在街对面，在他自己的阳台上？那你怎么看得到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？那条街一定很窄……什么？你做什么……等等，女士。这个男人只是站在自家阳台上……他还做了什么……看下面的街道？街上发生了什么事……没发生什么事？你说什么，有车，有小孩儿在玩？晚上也这样？晚上小孩儿也在街上玩吗……哦，他们没有。但是他晚上也站在那里……你要我们怎么办，派警犬去吗……事实上，女士，没有法律禁止任何人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……你说，只是报告一个状况？苍天在上啊，女士，如果每个人都来报告他们观察到的状况，那么每一个市民起码需要配上三个警察才应付得了……感激？我们应该觉得感激？不耐烦？

我的态度不耐烦？听我说，女士……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突然住口，把电话听筒举得离耳朵一英尺远。

“她挂断了。”他一脸惊异地说。

隔了三秒钟，他用力挂上听筒：

“去死吧，老母狗。”

他把刚刚写了字的那张纸从备忘录上撕下来，然后用纸把圆珠笔尖上的耳屎仔细擦干净。

“群众真是疯狂，”他说，“难怪我们什么事都办不成。总机怎么没有过滤这类电话呢？应该有一条专线直通精神病院。”

“习惯就好啦。”梅兰德说着，平静地拿起他的电话簿，把它合起来，走向隔壁的房间去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擦干净圆珠笔以后，把纸捏成一团扔到垃圾桶里。他酸溜溜地看了一眼门边的行李箱，说：

“你上哪儿去啊？”

“只是去穆塔拉待几天，”马丁·贝克回答，“那里有点事儿必须去瞧瞧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一个星期之内就回来。但是科尔贝里今天会在。他从明天开始在这儿执勤。所以你不必担心。”

“我不担心。”

“对了，那些抢劫案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